

# 《审潘洪》（一名：《清官册》）

## 主要角色

寇准：老生  
寇夫人：旦  
赵德芳：老生  
潘洪：净  
马牌：丑  
驿丞：丑  
班头：丑  
校尉：净

## 情节

宋将杨继业，忠勇抗敌，因被主帅潘洪陷害，致粮尽援绝，碰死于李陵碑。其子杨延昭，进京告下御状。此案初由刘御史审问，因受潘妃（潘洪之女）贿赂，被八王赵德芳勘破，用金铜打死。宋王又调寇准进京复审。寇准时为县令，闻金牌急调，甚为疑惧，终宵不能成寐。陛见时，擢升为御史。潘妃又往行贿赂，寇准坚辞不受，并告之赵德芳。开审时潘洪甚为傲慢，且供词狡赖，坚不吐实。寇准乃佯言开脱其罪，另与赵德芳密议，设酒劝醉潘洪，假设阴曹，夤夜提审，诱以甘言，潘始实供，案情遂大白。

## 注释

此本系杨宝森根据其演出本与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祁野耘合作，共同在词句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润。

## 根据《京剧丛刊》第十七集整理

### 【第一场】

（校尉上。）

校尉（念） 人行千里路，马走万重山。  
（白） 俺，金牌校尉是也。奉了圣上旨意，去往霞谷县提调寇准，连夜进京。看天时不早，就此马上加鞭。

（校尉下。）

### 【第二场】

（四衙役引寇准上。）

寇准（引子） 做清官民之父母，积功德留与儿孙。  
（念） 读诗书智广才高，中进士青史名标；三杯御酒加封号，被权臣一本参掉。  
（白） 下官寇准，陕西华州人氏。蒙圣恩得中一甲一名，不想被权臣参掉。是我在吏部效力三载，蒙八千岁提拔，才得职授霞谷县正堂。自到任以来，黎民倒也好训。今当三六九日，放告之期。

左右，

四衙役（同白） 有。  
寇准（白） 将放告牌抬出！

校尉（内白） 金牌下！

四衙役（同白） 金牌下！

寇准（白） 有请。

（校尉上。）

校尉（白） 金牌下！

（寇准跪。）

寇准（白） 万岁！

校尉（白） 跪听宣召：圣上有旨，提调寇准连夜进京，不得有误！

寇准 (白) 万万岁!

校尉 (念) 金牌如火速!  
(校尉下。)

寇准 (念) 即刻便登程。  
(白) 转堂。  
(四衙役同下, 院子上。)

寇准 (白) 有请夫人。  
院子 (白) 有请夫人。  
(丫鬟、寇夫人同上。)

寇夫人 (念) 夫受皇家禄, 妻沾雨露恩。  
(白) 老爷。  
寇准 (白) 夫人, 请坐。  
寇夫人 (白) 有座。  
寇准 (白) 啊老爷, 适才金牌到此, 为了何事?  
寇夫人 (白) 金牌调我连夜进京, 不知为了何事。  
寇准 (白) 想是老爷为官清正, 圣上与你加官授爵。  
寇夫人 (白) 但愿如此。  
寇准 (白) 不知老爷几时起程?  
寇夫人 (白) 即刻起程。  
寇准 (白) 老爷请至后面更衣, 待我吩咐人役备马伺候。  
寇夫人 (白) 有劳夫人。  
(寇准下。寇夫人向院子。)

寇夫人 (白) 吩咐马牌备马伺候。  
院子 (白) 马牌走上。  
(马牌上。)

马牌 (白) 什么事呀?  
院子 (白) 老爷即刻进京, 夫人命你备马伺候。  
马牌 (白) 是啦。  
(马牌下。寇准更衣上。)

寇夫人 (白) 丫鬟, 看酒。  
丫鬟 (白) 是。  
寇夫人 (二黄原板) 叫丫鬟看过酒一樽,  
我与老爷来饯行。  
此一番老爷把京进,  
但愿得加官进禄步步高升。

寇准 (二黄原板) 接过了夫人酒一樽,  
背转身来谢神灵。  
转面来再与夫人论,  
下官言来你是听:  
高堂老母多孝顺,  
早晚侍奉要殷勤。  
辞别了夫人足踏蹬——  
(二黄摇板) 披星戴月奔都城。

(马牌、院子、寇准同下。)

寇夫人 (二黄摇板) 一见老爷跨鞍蹬,  
但愿他此去早回程。  
(寇夫人、丫鬟同下。)

## 【第三场】

(马牌、院子、寇准同上。)

寇准 (二黄摇板) 马蹄踏遍路边草,  
不觉来至馆驿中。

马牌 (白) 嗨! 有人吗? 出来一个!  
(驿丞上。)

驿丞 (白) 干什么的?

马牌 (白) 喝! 不认得我呀? 说出来吓破了你的苦胆!

驿丞 (白) 哟喝! 你是干什么的呀?

马牌 (白) 我们老爷姓寇名准, 陕西人氏, 现为霞谷县的正堂。我是霞谷县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总葫芦库”的这么一个……

驿丞 (白) 什么呀?

马牌 (白) 马牌子。

驿丞 (白) 喝! 马牌子。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马牌 (白) 你是干什么的呀?

驿丞 (白) 我是这儿的驿丞官儿, 专管你们这马牌子。  
来呀, 拿张草纸, 把这小子给我捏出去!

马牌 (白) 哎呀, 上司老爷!

驿丞 (白) 混帐!

马牌 (白) 老爷!

驿丞 (白) 你给我滚下去吧!  
(马牌下。)

驿丞 (白) 参见老爷。

寇准 (白) 罢了。

驿丞 (白) 用些什么?

寇准 (白) 前途俱已用过; 今晚小心更鼓。

驿丞 (白) 是。  
人役们, 小心更鼓啊。

(驿丞下。)

寇准 (白) 家院, 四更时分, 冠带伺候。

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寇准 (白) 想我寇准, 职授霞谷县令, 为官以来, 上不欺君, 下不亏民。圣上金牌调我连夜进京, 不知为了何事? 今晚独宿馆驿, 好不愁闷人也!

(【起初更鼓】。)

寇准 (二黄慢板) 一轮明月早东升,  
想起了高堂上老娘亲;  
伴君犹如羊伴虎,  
尽得忠来难把孝行!

(【起二更鼓】。)

寇准 (二黄原板) 移星换斗二更尽,  
坐不安来睡不宁;  
霞谷县并不曾亏负百姓,  
金牌调我所为何情?

(【起三更鼓】。)

寇准 (二黄原板) 听谯楼打罢了三更时分,  
一轮明月照街心。  
有寇准独宿馆驿心中愁闷,  
想起了在衙内审理民情:  
早堂接状早堂审,  
午堂接状审得清;  
到晚来接下无头状,  
一盏红灯审到天明。

(寇准看书, 院子捧茶上。)

院子 (白) 老爷用茶。  
(寇准用茶。【起四更鼓】。)

寇准 (二黄原板) 耳边厢又听得四更尽,

家院与爷改换衣巾。  
 (院子、寇准同下。驿丞上,照料室内外。)(1)  
 驿丞 (白) 人役们,小心更鼓啊!  
 (院子捧笏,寇准更衣上。)  
 寇准 (二黄原板) 转面来再对家院叫,  
 老爷言来你是听:  
 我命你回衙报一信:  
 一路上急走莫少停。  
 倘若是太夫人将你来问,  
 你就说你老爷不久回程;  
 倘若是少夫人将你来问,  
 你就说你老爷进都城、一步一步往上升,切莫要挂心。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下。寇准捧笏出馆驿。【起五更鼓】。)  
 寇准 (二黄原板) 朝臣待漏五更冷,  
 铁甲将军夜渡津。  
 东华门本是文官走,  
 西华门本是武将行;  
 有寇准打从这东华门进——  
 众文武 (内同笑) 哈哈……  
 寇准 (二黄原板) 又听得文武发笑声。  
 他笑我寇准官职小,  
 七品县令怎见当今!  
 有才不在官大小,  
 无才枉受爵禄恩。  
 撩袍端带把龙廷进——  
 (二黄摇板) 三呼万岁臣见君。  
 (白) 臣,寇准见驾,吾皇万岁!  
 宋王 (内白) 卿家进京来了?  
 寇准 (白) 调臣进京,为了何事?  
 宋王 (内白) 调卿进京,只为潘杨二家之事,命卿审问。  
 寇准 (白) 臣启万岁:潘杨二家,一家是当朝太师,一家是皇家郡马;臣官卑职小,难以  
 审问。  
 宋王 (内白) 不妨。就封卿为西台御史,外赐圣旨一道,审明回奏,领旨下殿。  
 寇准 (白) 谢主龙恩。  
 (太监捧旨上,将旨交与寇准,下。)  
 寇准 (念) 捧旨下龙廷,  
 (太监、赵德芳同上。)  
 太监 (白) 咋!贤爷在此啊!  
 寇准 (念) 叩见八贤君。  
 (白) 恕臣有王命在身,不能全礼,贤爷千岁!  
 赵德芳 (白) 卿家进京来了?  
 寇准 (白) 进京来了。  
 赵德芳 (白) 我叔王调你进京,为了何事?  
 寇准 (白) 调臣进京,审问潘杨二家之事。  
 赵德芳 (白) 他两家,一家是当朝太师,一家是皇家郡马,卿家七品县令,如何问得?  
 寇准 (白) 蒙圣恩,七品县令升为西台御史。  
 赵德芳 (白) 卿家升官,可喜可贺。  
 寇准 (白) 千岁提拔。  
 赵德芳 (白) 卿家可知前任刘御史之故?  
 寇准 (白) 臣却不知。  
 赵德芳 (白) 只因他审问潘杨二家之事,审得不清不白,被本御金铜打死。  
 (寇准一惊。)

寇准 (白) 有这等事！待臣回覆圣命。  
 赵德芳 (白) 且慢，卿家只管大胆审问，倘有为难之处，到我南清宫领教就是。  
 寇准 (白) 多谢千岁。  
 (二黄摇板) 八贤王做了主大胆审问，  
 哪怕那贼潘洪国戚皇亲。  
 (寇准下。)  
 赵德芳 (二黄摇板) 好一个忠心小寇准，  
 七品县令审皇亲。  
 但愿潘洪早招认，  
 免得本御挂在心。  
 内侍带路后宫进，  
 惩奸除佞仗贤臣。  
 (赵德芳、太监同下。)

## 【第四场】

(四衙役、二皂隶、班头、寇准同上。)  
 寇准 (二黄散板) 金殿领了万岁命，  
 西台御史审皇亲。  
 (〔吹打〕。寇准供奉圣旨，叩拜。)  
 太监 (内白) 公公到！  
 班头 (白) 公公到。  
 寇准 (白) 有请。  
 (太监上。)  
 太监 (念) 手托千金礼，来到御史门。  
 (白) 寇老西儿在哪儿哪？  
 寇准 (白) 公公！  
 太监 (白) 恭喜寇老西儿，贺喜寇老西儿！  
 寇准 (白) 喜从何来？  
 太监 (白) 七品县令，升为西台御史，岂不是一喜吗？  
 寇准 (白) 公公提拔。  
 太监 (白) 咱家提拔不到。啊，寇老西儿，潘杨二家之事，是在贵衙审问么？  
 寇准 (白) 在敝衙审问。  
 太监 (白) 后宫潘娘娘，有份礼单，拿去瞧瞧！  
 (太监递礼单。寇准看礼单，寻思。)  
 寇准 (白) 好一份厚礼。  
 啊，公公，此礼为何？  
 太监 (白) 少时审问太师，要你谅情一二。  
 寇准 (白) 王法森严，必须按律而断。  
 太监 (白) 暖，什么律条不律条的，把礼单收下吧！  
 寇准 (白) 无功不受禄。  
 太监 (白) 暖，受禄必有功。你还是收下的好。  
 寇准 (白) 不敢收。  
 太监 (白) 咋！后宫潘娘娘，有话嘱咐于你：只要太师在，不要太师坏。你要动他一根毫毛儿，哥哥儿！你这顶乌纱，可就戴不住啦！正是：  
 (念) 暂离西台地，  
 (太监掷礼单于地，怒下。)  
 寇准 (念) 王法不徇情！  
 (白) 且住！正要升堂理事，后宫潘娘娘送来一份厚礼，与老贼讲情。我若收了此礼，岂不学了前任刘御史；我若不收此礼，后宫娘娘降罪，如何是好？哎呀，这这这……  
 (寇准寻思。)  
 寇准 (白) 有了！下殿之时，八千岁言道：若有为难之处，可至南清宫领教。

左右！  
 四衙役（同白）有。  
 寇准（白）打道南清宫！  
 （众人同下。）

## 【第五场】

（太监引赵德芳同上。）  
 赵德芳（二黄散板）独坐宫中心烦闷，  
 等候寇准问分明。  
 （寇准上。）  
 寇准（二黄散板）急忙忙来在宫闱境，  
 心有疑难问圣明。  
 （白）来此宫门，待我扣环。  
 太监（白）何人扣环？  
 寇准（白）烦劳通禀：寇准求见。  
 太监（白）候着。  
 启千岁：寇准求见。  
 赵德芳（白）宣他进宫。  
 太监（白）寇准进宫啊！  
 寇准（白）领旨。  
 臣寇准见驾，贤爷千岁！  
 赵德芳（白）平身，赐座。  
 寇准（白）谢座。  
 赵德芳（白）卿家审问潘杨之事如何？  
 寇准（白）臣正要升堂理事，后宫潘娘娘送来一份厚礼；现有礼单在此，贤爷请看。  
 （寇准递礼单。赵德芳看礼单。）  
 赵德芳（白）好一份厚礼，卿家就该收下才是。  
 寇准（白）臣若收了此礼，岂不学了前任刘御史之故！  
 赵德芳（白）卿家只管收下，有本御做主。  
 （寇准寻思。）  
 寇准（白）这……也罢，就暂寄南清宫，候事完毕，再做定夺。  
 赵德芳（白）好，就暂寄南清宫，事毕之后，再来领取。  
 哎呀，惭愧呀，惭愧！  
 寇准（白）千岁何出此言？  
 赵德芳（白）卿家有所不知，我想那潘老太师犯罪，就有后宫潘娘娘送与卿家一份厚礼；那杨郡马与本宫虽是一门内亲，只是并无厚礼送与卿家，岂不惭愧！  
 寇准（白）哎呀！  
 （寇准跪。）  
 寇准（白）臣必须按律而断。  
 赵德芳（白）卿家请起。  
 寇准（白）谢千岁。  
 赵德芳（白）卿家此番前来，是乘骑，还是坐轿？  
 寇准（白）臣是步行而来。  
 赵德芳（白）哎呀，为了我叔王江山，岂不累坏了卿家！现有我叔王赐我的“白龙御马”，如今就送与卿家乘骑。  
 寇准（白）谢千岁。  
 赵德芳（白）内侍，与寇卿带马。  
 太监（白）咋。  
 寇老西儿，上马呀！  
 （太监与寇准带马。起小拉子。）  
 寇准（白）千岁在此，有些不便，将马往下带。  
 太监（白）咄，咄，咄——

赵德芳 (白) 暖, 将马往上带!

太监 (白) 嗒, 嗒, 嗒——

寇准 (白) 方才言过, 贤爷在此, 有些不便。往下带, 往下带!

太监 (白) 咄, 咄, 咄——

赵德芳 (白) 陡!

(二黄散板) 内侍带马不中用,  
孤王亲自带“白龙”。

(赵德芳与寇准带马。寇准吃惊。)

寇准 (白) 哎呀!

(寇准跪。)

寇准 (二黄散板) 自盘古哪有君与臣带马!

赵德芳 (二黄散板) 本御带马表寸心。

寇准 (二黄散板) 臣大胆谢千岁忙跨金镫——  
得意洋洋发笑声。

(笑) 哈哈……

太监 (白) 咋! 这是什么地方, 大惊小怪的!

(寇准下。)

赵德芳 (二黄散板) 一见寇准上马行,  
且坐宫中等信音。

(赵德芳、太监同下。)

## 【第六场】

(四衙役、二皂隶、班头、寇准同上。)

寇准 (二黄散板) 御史衙前下金镫——  
钦奉圣命审奸臣。

(白) 来!

班头 (白) 有。

寇准 (白) 升堂!

(【吹打】。寇准入座。)

寇准 (白) 今日升堂理事, 五刑俱要齐备。

班头 (白) 俱已齐备。

寇准 (白) 潘洪到此, 叫他报门而进!

班头 (白) 是。

(潘洪上。)

潘洪 (念) 从前做事差, 如今后悔迟!

(四衙役同喊堂威。)

四衙役 (同白) 哦……

潘洪 (白) 唔呼呀! 小小的御史衙门, 倒有些个威风杀气。

班头 (白) 哼, 衙门虽小, 倒有这么个劲儿啦、味儿啦的。

潘洪 (白) 来!

班头 (白) 叫谁哪?

潘洪 (白) 过来!

班头 (白) 八成儿是叫我哪!  
啊, 来啦, 干什么呀?

潘洪 (白) 与老夫报门。

班头 (白) 喝! 报门也是我们的事儿呀?

潘洪 (白) 哼, 与我报门!

班头 (白) 好, 报门就报门。  
报, 犯官告进。

潘洪 (白) 暖, 要叫太师。

班头 (白) 要叫犯官!

潘洪 (白) 哼! 太师!

班头 (白) 啊?当初你在雁门关,身为兵马大元帅的时候,似乎我们这样儿的,叫你一声太师爷,你连眼皮也不抬呀。如今你犯了罪啦,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没什么说的,你将就着点儿吧——犯官!

潘洪 (白) 哼!还是要叫太师。

班头 (白) 啊,还是犯官。

潘洪 (白) 太师!

班头 (白) 犯官!

潘洪 (白) 呸!我打死你这奴才!

班头 (白) 得得,太师就太师,你着什么急呀?  
报,太师……犯官告进。

潘洪 (白) 哼!  
(潘洪进门。)

潘洪 (白) 我道是谁,原来是小寇儿。请了,请了!

寇准 (白) 潘洪,见了本御史,为何不跪?

潘洪 (白) 见了你若是下跪,见了当今万岁,老夫还要匍匐金阶不成?  
(寇准冷笑。)

寇准 (笑) 呵呵呵……  
(白) 你欺我官卑职小?  
来,请过圣命!

(【吹打】。请旨。寇准旁坐,潘洪跪。)

潘洪 (白) 臣潘洪见驾,吾皇万岁!

班头 (白) 当堂有刑。

寇准 (白) 松刑。  
(衙役与潘洪松绑。)

寇准 (白) 潘洪!

潘洪 (白) 臣。

寇准 (白) 圣旨在上,本御史在此,你怎样私通北国,苦害杨家?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讲!

潘洪 (白) 臣启万岁:老臣镇守雁门关,白日与胡儿交战,晚来与我主担忧;那杨六郎回得京来,乃是诬告老臣。

寇准 (白) 怎么讲?

潘洪 (白) 诬告老臣。

寇准 (白) 潘洪!

潘洪 (白) 臣。

寇准 (白) 你这卖国的奸贼!  
(班头讥讽潘洪。)

班头 (白) 哦……

寇准 (白) 想你身为当朝太师,一人之下,万万之上,你是何等的荣耀哇?谁想你这老贼贪心不足,纵容你子潘豹,在天齐庙前,摆下百日擂台,要将天下的英雄,一网打尽,你这老贼也好扬名天下。也是那杨老将军,他的家规不严,那杨七将军,私出府门,行至在天齐庙前,见你子潘豹在擂台之上,是洋洋得意;那杨七将军,性如烈火,上得擂台,三拳两足,将你子潘豹打死。你这老贼,就与那杨老将军,抓袍携带,面见当今。好一个有道的明君,不忍加罪,反与你两家解和。谁想你这老贼,怀恨在心,修书一封,下到北国胡儿那里,叫他们打来了连环战表。你这老贼,在金殿之上,挂了帅印,单单要那杨老将军,以为前站先行。那杨老将军上殿连辞数本,万岁不准;无奈又在金殿之上,讨一名保官,圣上就命呼延老将军做了杨家的保官。你这老贼也要讨一名保官,想这满朝文武,谁来保你!偏偏那贺朝进与你这老贼同党,他就做了你的保官,你二人正好狼狈为奸。那杨老将军见事不祥,只得去到瓦桥三关,调他六子回营,共灭胡儿。你这老贼兵到雁门,升帐点卯。天气炎热,误了你的卯期,可也是有之啊。怎么,你这老贼,就要将他斩首!那呼延老将军,进帐讲情,你这老贼假意准情;又命人报道,营中缺粮。想你做元帅的,岂不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怎么会营中缺粮啊?你就偏命那呼延老将军,催解粮草。想那呼延



老将军乃是他杨家的保官，岂能替你这老贼前去催粮？本当不允，又恐违背你的将令。那呼延老将军出得大营，大笑了三声，就气晕而死！那杨老将军见呼延老将军一死，犹如断了他杨家的命脉一般，就带了他六子，怒出大营，不听你的调遣。你这老贼就命白牌请过了尚方宝剑，追赶他父子回营。那杨七将军性如烈火，打碎了白牌，扭断了令箭。那杨老将军可是知罪的臣子，就命他六子回营请罪。你也不管他是皇家的郡马，就一捆四十！黄道日期，你不准他父子出兵，黑道日期，反命他父子出马，偏偏他父子又得胜而归。你就该打开城门，迎接他父子进城，才是你做元帅的道理。怎么，你反命那贺朝进带领五百名雁翎刀手，把守在雁门关，对那杨老将军言道：必须将北国胡儿，斩尽杀绝，方许进城。想那北国胡儿，犹如潮水一般，一时焉能斩得尽、杀得绝！他父子万般无奈，就杀一阵、败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至在两狼山下！他父子被困在两狼山，那杨老将军就命那杨七将军回转雁门，搬兵求救。不想你这老贼，想起了打子仇恨，将他诓下马来，用酒灌醉，绑在花标柱上，射了他一百单三箭，将他射死。你这打子的仇恨，也就报了，怎么还是按兵不动呢？那杨老将军，只为放心不下，又命杨六将军，杀出重围，探听下落。那杨老将军被困在两狼山，盼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白日受饥饿，夜晚被风吹，万般无奈，就碰死在李陵碑下！那杨六将军闻听得他父已死，进京告下御状；圣上命前任刘御史审问你这老贼，审得是不清不明，被八千岁金铜打死；万岁又发金牌，连夜调本御史进京，审问你这老贼。你这老贼为臣不能尽忠，为子不能尽孝；似你这样不忠不孝，卖国欺君，国法岂能容得！（2）

（二黄散板）

老贼不信抬头看，  
本御史不比前任官。

（白）

来！

四衙役

（同白）

有。

寇准

（白）

打！

四衙役

（同白）

啊。

潘洪

（白）

老夫乃是皇亲国戚，哪个敢打？

寇准

（白）

呸！

（二黄散板）

说什么皇亲国戚我不敢打，  
我打的是谋朝卖国的臣。

（四衙役同打潘洪。）

四衙役

（同白）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潘洪

（白）

唉！

（二黄导板）

上堂来打了我四十大板。

（班头拿夹棍掷地上。）

班头

（白）

大刑到！

潘洪

（白）

这做什么？

班头

（白）

这是伺候太师您的。

潘洪

（白）

不用！

班头

（白）

不用？少时就得用。

潘洪

（白）

哼！往下拿！

班头

（白）

往下拿？我这个脾气儿上来啦，我偏往上拿！

潘洪

（白）

敢与老夫结扣？

班头

（白）

不够？找补“轧饴饽”呀。

潘洪

（白）

唉！

班头

（白）

矮啦？矮啦，垫块砖呀。

潘洪

（白）

罢了哇，罢了！

班头

（白）

大啦？这还是小三号儿哪。说好的吧，潘老大呀！

潘洪

（白）

唉……

（二黄原板）

只打得两腿鲜血淋。

咬定了牙关不招认，

看他把我怎样行！

寇准

（白）

潘洪，万岁在那里问你，你是怎样私通北国，苦害杨家？速速招来！

潘洪 (白) 无有什么招的!

寇准 (白) 呸!

(二黄散板) 人来与爷看夹棍,  
看他招承不招承。

班头 (白) 夹起来!

(班头用夹棍刑。)

寇准 (白) 问他有招无招?

班头 (白) 招不招?

潘洪 (白) 无有什么招的!

班头 (白) 不招。

寇准 (白) 收!

潘洪 (白) 唉……

班头 (白) 太师晕刑!

寇准 (白) 松刑。

班头 (白) 是。

(班头松刑。)

寇准 (白) 潘洪!

潘洪 (白) 臣。

寇准 (白) 万岁又在那里问你, 你是怎样苦害杨家, 按兵不动, 与谁同谋?

潘洪 (白) 若问同谋之人, 有你在内!

寇准 (白) 呀呀呸!

(二黄散板) 人来看过红铁练,  
看他招承不招承。

(用铁练刑, 潘洪晕倒。)

班头 (白) 太师爷气绝啦!

寇准 (白) 哎呀!

(寇准下位摸潘洪。)

寇准 (白) 且住! 五刑用过, 老贼并无半点口供, 竟而气绝身亡。这这这……

班头 (白) 回禀老爷的话: 人不动心, 死不了; 一口凉水就好。

寇准 (白) 快些取来。

班头 (白) 是。

(班头下, 取凉水上, 喷潘洪。)

潘洪 (白) 唔……

班头 (白) 太师爷放了个屁。

寇准 (白) 哼!

班头 (白) 不是, 叹了口气。

潘洪 (二黄原板) 昏昏沉沉阴曹府进,  
飘飘渺渺有还魂。  
猛然间睁开了昏花眼,  
我面前站定了对头人。  
手摸胸膛想一想,  
后宫是我的什么人?  
有朝进西宫奏一本,  
管教你小寇儿活不成!

寇准 (白) 啊, 太师, 不必如此, 待下官将此事, 推在杨郡马的身上, 与太师无干就是。

潘洪 (白) 但凭与你。

寇准 (白) 搀了下去。

(二皂隶搀潘洪同下。)

寇准 (白) 哎呀且住, 五刑用尽, 老贼并无半点口供, 不免再去南清宫商议。  
来!

四衙役 (同白) 有。

寇准 (白) 带马南清宫去者!

(众人同下。)

## 【第七场】(3)

(禁卒上。)

禁卒 (白) 我，禁卒的便是。只因我家老爷，审问潘洪，五刑用尽，并无半点口供。是我家老爷去至南清宫，与八千岁定下一计，备办酒席，将老贼灌醉；假设阴曹，诓哄老贼的口供。命我去至监中提调老贼，时候不早啦，就此走走。

(禁卒下。)

## 【第八场】

(〔急急风〕。四衙役扮鬼卒、牛头、马面同上，寇准扮判官、赵德芳扮阎君同上。)(4)

赵德芳 (白) 众鬼卒。将潘洪押上“森罗”！

(众人拉潘洪同上，潘洪跪。)

赵德芳 (白) 咤！胆大潘洪，你在阳间怎样私通北国，苦害杨家？从实招来！你若招了实供，放你还阳，日后还有一朝人王帝主；你若不招，将你叉入油鼎，永无复生之日。想这冤仇宜解不宜结，还不与我速速招来！

潘洪 (白) 哎呀且住！看这大鬼小鬼，牛头马面，定是阴曹地府，莫非我死了不成？方才阎君言道，冤仇宜解不宜结；我若招了，放我还阳，日后还有一朝人王帝主；我若不招，就将我又叉入油鼎，永无复生之日。唉！招了吧，招了吧！

(二黄导板) 潘仁美跪殿角一言告禀，  
(回龙) 尊一声阎君爷细听详情。

赵德芳 (白) 慢慢讲来！

(寇准用双手录供。)

潘洪 (二黄原板) 昔日里设下了天齐大会，  
我的儿小潘豹摆擂扬名。  
杨七郎逞英雄吾儿丧命，  
因此上打子仇怀恨在心。  
勾结了萧银宗打来战表，  
要夺取我主爷锦绣龙廷。  
在金殿本是我讨下帅印，  
命杨家父子们以为先行。  
两狼山打一仗他父子被困，  
杨继业命七郎回营搬兵。  
我一见小畜生想起了打子仇恨，  
因此上将七郎乱箭穿身。  
剩下了杨六郎逃回本郡，  
八贤君扶助他面奏当今。  
我心中只恼恨仇人三个……

赵德芳 (白) 第一个仇人？

潘洪 (二黄散板) 第一个恨的是那八贤君。

赵德芳 (白) 第二个仇人？

潘洪 (二黄散板) 第二个恨的是那御史寇准，

赵德芳 (白) 这第三个？

潘洪 (二黄散板) 第三个恨的是六郎仇人。  
害杨家都只为打子的仇恨，  
因此上官报私仇灭他的满门。  
望阎君开大恩放我回转，  
从今后回阳间改学好人。

赵德芳 (白) 叫他画供！

四衙役 (同白) 画供！

潘洪 (白) 供招是实。

(潘洪在招状上画供。)

赵德芳 (白) 撤去“森罗”。

(赵德芳、寇准、四衙役同换下鬼脸，太监暗上。)

潘洪 (白) 啊?

赵德芳 (白) 哇! 大胆潘洪，竟敢私通北国，苦害杨家，如今有了你的供状，还敢抵赖么?

潘洪 (白) 你们假设阴曹，诓哄老夫，是何道理?

赵德芳 (白) 现有你的供状在此。

潘洪 (白) 拿来我看。

赵德芳 (白) 拿去看来!

(潘洪接状，急撕碎，吞吃。)

赵德芳 (白) 哼! 押了下去!

(皂隶押潘洪同下。赵德芳向寇准。)

赵德芳 (白) 哎呀卿家呀! 这张招状，被那老贼吞吃腹内，如何是好?

寇准 (白) 千岁不必惊慌，为臣这里还有一张。

赵德芳 (白) 卿家真乃高才，随我一同上殿启奏便了。

(寇准、赵德芳互拜，众人同下。)

(完)

(1)原本寇准当场换衣帽，因取消检场，故改作寇准下，上驿丞，用以调剂时间。(此系按照杨宝森演出本处理，各地剧团，不妨活用。)

(2)本段念白，词句过长，其中自“你这老贼兵到雁门”至“一捆四十”一节，有时因为连演《杨家将》全剧的关系，省略不念。

(3)有的演出，在第六场之后尚有寇准与赵德芳在南清宫定计、禁卒召妓女用酒灌醉潘洪等场子，结构比较繁冗，故从杨宝森演出本。

(4)此场假设阴曹，在演出时，应注意舞台形象，勿使过于恐怖。